

# 飞扬与落寞

中国古代文人的  
另类面孔

李白、苏东坡……

或宦海浮沉，或被名所缚，

或风流倜傥，或一语天然，

讲述理想与现实中的信仰与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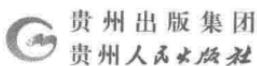
展示跌宕起伏的历史传奇。

李国文 著

# 飞扬与落寞

## 中国古代文人的 另类面孔

李国文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扬与落寞：中国古代文人的另类面孔 / 李国文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7.9  
ISBN 978-7-221-14367-9

I . ①飞… II . ①李…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392 号

飞扬与落寞：中国古代文人的另类面孔  
李国文 / 著

---

出版人 苏桦  
选题策划 郑定江  
责任编辑 刘旭芳 刘向辉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  
字 数 240 千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书 号 ISBN 978-7-221-14367-9  
定 价 39.80 元

---

# 目 录

辑一 升沉不过一秋风 ——宦海浮沉中的中国文人	
仰天大笑出门去 / 002	
苏东坡戒诗 / 024	
诗人如何不安分？ / 035	
中国失意文人的样板 / 050	
细雨骑驴入剑门 / 062	
可怜一曲长生殿 / 073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 083	
沈德潜捉刀 / 090	

## 辑二 时为功名惹是非

### ——名枷利锁下的中国文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 / 094

我亦平生伤偏迫 / 107

赵孟頫之悔 / 117

诗笺燕子空衔却 / 121

钱谦益的歧路 / 133

文人的龃龉 / 147

猛虎食人 / 159

风流陶学士 / 171

翩然一只云中鹤 / 186

毛奇龄其人 / 201

## 辑三 风流犹拍古人肩

### ——文学风貌里的中国文人

三个西湖，一个东坡 / 216

最有天才的女子 / 222

唐朝的歌手 / 226

- 云的诗话 / 237  
晚霞之美 / 242  
辜鸿铭的傲岸 / 245  
江郎才尽 / 256  
王安石改诗 / 260  
红杏出墙 / 263

#### 辑四 一语天然万古新 ——文化长河中的不朽佳篇

- 梁启超读《锦瑟》 / 268  
明月几时有 / 273  
春风又绿江南岸 / 277  
爆竹声中一岁除 / 281  
大浪淘沙 / 285  
千古黄鹤 / 289  
重读《陋室铭》 / 292  
重读《千字文》 / 294  
罗贯中的曲笔 / 297  
重读《范进中举》 / 301  
桃花潭水 / 307

『辑二』

## 升沉不过一秋风

——宦海浮沉中的中国文人



## 仰天大笑出门去

这是李白最得意时候的诗，也是最具李白风格的诗。

每读到这里，不但让我们想象得出这位诗人怎么昂着头、挺着脸，走出门来，迎着太阳，大笑不止的发烧样子，甚至似乎还能听到他情不自禁的、喜从中来的、按捺不住的、兴奋不已的朗朗笑声。

只有他能这样不管不顾地得意，也只有他敢这样大张旗鼓地得意。

这就使你懂得，为什么李白写诗，最放纵、最肆意、最冲动、最无拘无束；为什么在他笔下，总是写到极致，写到顶点，写到夸张到不能再夸张的临界状态，写到其对比度强烈得不能再强烈的巅峰程度。在中国，也不光在中国，也许他是最精到、最娴熟、最大胆、最醉心于将语言表达到极致境地的杰出诗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

鸩鵠杓，鸚鵡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李白《襄陽歌》）

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李白《江夏贈韦南陵冰》）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处处長隨君。（李白《白云歌送劉十六歸山》）

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蒼洲。（李白《江上吟》）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贈汪倫》）

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游心无穷。（李白《元丹丘歌》）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李白《北風行》）

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李白《少年行》）

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李白《上李邕》）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李白《望廬山瀑布》）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李白《早發白帝城》）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李白《秋浦歌》）

凡中國人，無不知李白；凡中國人，無不能脫口而出數句或數首李白的詩。所以，一部中國文學史，要是缺少了李白這個名字，就好像喜马拉雅山沒有珠穆朗瑪峰一樣，立刻，就會失去了那一股頂天立地的感觉。

李白的詩，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其影響至為深遠。

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韩愈《调张籍》）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殷璠《河岳英灵集》）

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王安石的评价，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胡震亨《唐音癸签》）

唐三百年一人。（李攀龙《唐诗选序》论其绝句）

而谈到李白这个人，他的来历，他的出处，他的行状，他的踪迹，就不如他写的诗那样明明白白的便于言说了。

从公元701年（唐武后大足元年）生，到公元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死，他的一生，有许多不确定性的记载，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说明白的。他自称祖籍陇西成纪（甘肃秦安），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因此，他出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国的碑城，即托克马克城）。神龙初，随父回四川广汉，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清廉乡。也有一说，李白生于蜀中；更有一说，李白具有胡人血统。

公元724年（开元十二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蜀后，漫游江汉、洞庭、金陵、扬州等地。娶故相许圉师之孙女为妻，遂定居湖北安陆。

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这位倒插门女婿，不知什么缘故，在安陆待不下去，遂西去长安求发达，与张垍、崔宗之、贺知章等交游。

公元732年（开元二十年），虽得到玉真公主的接待，但未能被她大力引荐，谋官不成，沮丧而归。

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于是，决心遁世，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因道士吴筠荐举，应诏入京，突然发迹起来，为供奉翰林，达其人生最高潮。

公元745年（天宝三年），受权贵谗谤，加之未遂“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求去，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出京后，与杜甫、高适会于梁、宋，漫游齐、鲁，过着行吟放浪的日子。

公元752年（天宝十年），北上塞垣，游幽蓟，浪迹天下。

公元756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隐居庐山。

公元757年（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应永王李璘邀，入幕为宾。他以为是一次得以报国的机会，谁知上了贼船。

公元758年（至德二年），永王李璘兵败，李白亡走彭泽，坐系浔阳狱。

公元759年（乾元元年，即至德三年），因永王事坐罪，本来是要被杀头的，经郭子仪担保，免诛而长流夜郎。

公元760年（乾元二年），未至夜郎，遇赦得释。

公元761年（上元元年，即乾元三年），往来于岳阳、浔阳、宣城。

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往依族叔当涂令李阳冰，是年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也有一说，游江上，投水死。

李白，一方面是有大才华的诗人，一方面也是有大抱负的志士。他实际是有大胸怀，想做大事，是想达到与他在诗歌上达到的成就相埒，是他一辈子不停拼搏、不断折腾的目标。可是，在封建社会里，做大事业，必须做大官，也许，做大官者不一定做大事业，但要真想做大事业，还非得做大官不可。这也是李白毛遂自荐，削尖脑袋钻营官场的由来。虽然，他很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然而，他又不甘于“我辈岂是蓬蒿人”，因此，李白始终处于相当程度的自我矛盾之中。他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就不是他自己，有时候他在做一个想象中应该是什么样的自己，有时候失去自己，走到不知伊于胡底的地步。

姑且相信有上帝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他把人造成如此充满矛盾的一个载体，而人之中的诗人，尤甚。设若矛盾在平常人身上，计数为一，那么，在诗人身上必然发酵为一百。同样一件事，你痛苦，他就痛苦欲绝；你快乐，他就快乐到极点、到狂。诗人与别人不同之处，无论痛苦，还是快乐，来得快，去得更快。于是，诗人像一只玻璃杯，总是处于矛盾的大膨胀和大收缩的状态下，很容易碎裂。

所以，真正的诗人，短命者多，死于非命者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然，有些诗人后来还苟活着，实际上，他的诗情，早已掏空，他的五色笔，也被梦中的美丈夫收回去了，压根儿已不是诗人，只不过是原诗人或前诗人，或曾经诗人过。写不出诗，并不妨碍他仍顶着诗人的桂冠，在文坛招摇，要他的一席位置，要他的一份待遇，位置低了不行，待遇少了不干，这也是当前中国文人的现状，别看作协会员成千上万，但绝大多数都是不下蛋的鸡。

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可以说是一生矛盾，矛盾一生。

读他的诗，如同读这个人，李白在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为一个充军夜郎、遇赦折返的国事犯，羁旅江湖，家国难归，那心境怕不会是快活得起来的，他笔下只能写这种愁眉不展的诗：

窜逐勿复哀，慚君问寒灰。  
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李白《赠别郑判官》）

当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在长安城里，过的是他挚友杜甫所写的那种优哉游哉的日子。“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

也许太快乐比太痛苦更不容易激发诗人的灵感，声色犬马，三陪女郎，酒足饭饱，桑拿浴房，这时候的诗人只有饱嗝可打，臭屁可放，诗是绝作不出的，即使作出来，如李白这样的高手，也就不过如此。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觴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李白《玉壶吟》）

显然，仰天大笑的蓬蒿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欢悦之心，喜欣之色，全在这首诗中赤裸裸地烘托出来了。对于这位诗人的童真、稚情、孩子气，也就只好一笑了之了。谁也不是圣人，谁也不是神仙，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的正确。

作为供奉翰林的李白，还得哄最高当局的开心，也真是够难为他的。从宋人王谠著的《唐语林》中的一则故事，可知诗人的马屁术，也挺有水平，能拍得皇帝老子蛮开心的。“玄宗燕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曰：‘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因为武则天养男宠，“唯取其肥大者”，李白讲这个低级的色情段子，让李隆基开怀大笑，说明他很能揣摩老爷子的心理。当然，李白的作秀，或李白的佯狂，是他的一种舞台手段。他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宫廷侍奉，更是他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把握得住的得以接近最高当局的唯一机会。所以，他忙得很，至少那一程子，分身乏术，忙得脚打后脑勺。下首近似“吹牛皮”的诗，便可了解他那时的得意心情了。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

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

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

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看这首诗的标题，就可想见诗人那一脸得意之色了。“幸陪鸾辇”，什么意思？是陪着李隆基去潼关洗温泉。也许认为自己是护驾的诗人，在这支陪同队伍中，只是最后一辆面包车上的乘客，那也了不起。

英国的莎士比亚，一生中侍奉两位君王，一位是伊丽莎白，一位是詹姆士二世，前者，他只有在舞台边幕条里探头探脑的份儿，后者，他也不过穿着骠骑兵的号衣，在宫殿里站过岗，远远地向那个跛子敬过礼。何况我们的诗人李白，不仅与李隆基同乘一辆考斯特，由西安同去临潼，一路上还相谈甚密，十分投机。《唐语林》也证实：“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明，轩然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看来，诗人的“片言道合唯有君”，固然有自我发酵的成分，但大致符合实际。他给杨山人写诗的时候，肯定采取海明威的站着写作的方式，因为他已经激动得坐不住了。

天宝三年（744）第二次离开长安以后，就是虽然有点失落，但未完全失落期间写的。有点失落，怨而不怒，是写风、雅、颂的最佳状态。完全失落，风雅不起来，颂也没兴致，一心舒愤懑，就有失温柔敦厚之意了。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

正因为他还有一份对长安的憧憬，才生出“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无论如何，他终究是和皇帝在一辆考斯特车上坐过，很官方色彩过的。所以，他有一时兴来的正统情感，虽然自己倒未必坚持正统，犹如他习惯了写非主流的作品，兴之所至，偶尔主流一下，也未尝不可。大师出神入化的诗歌创作，在物我两忘的自由王国里任意翱翔，就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常法常理，来考量他了。

对李白这样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死心塌地地在体制内打拼，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继续做笼中的金丝鸟，无异于精神的奴役。这也是他第二次终于走出长安的底因。如果我们理解李白，他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个背离正统的叛逆者。但是，也别指望他能大彻大悟，李白与文学史上所有大师一样，无不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建功当世，以邀圣宠，扬声播名，以求闻达，这种强烈的名欲，使他几乎不能自己；一方面，浪迹天涯，啸歌江湖，徜徉山水，看穿红尘，恨不能归隐山林；一方面及时行乐，不受羁束，声色犬马，胡姬吴娃，离开女人简直活不下去；一方面，四处干谒，曲事权贵，奔走营逐，卖弄才华，沉迷名利场中而不拔。所以，公元

733年，他第一次离开长安后，东下徂徕，竹溪友集，人在江湖，其实，还是心存紫阙的，这是诗人一辈子也休想摆脱的“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攀高心结。

这不仅仅是李白，世界上有几个甘于寂寞，当真去归隐的文人呢？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假模假式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远，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岔五，假借回城打油买醋、背几箱方便面在山里吃的理由，屁颠屁颠地又溜进来青绮门，窥探都城动静。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一诗中的这两句名言，注定了诗人不能忍受的，就是甘心于默默中度过一生。公元742年（天宝元年），他的机会来了，由于他的友人道士吴筠应召入京，吴筠又向玄宗推荐了李白，唐玄宗来了好兴致，征召我们这位诗人到长安为供奉翰林。于是，他写下这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老百姓形容某个人过分的轻狂，喜欢说“骨头轻得没有四两”，